

信來者讀

竟然漏了一大段

文化新潮的編輯先生們：

收到了你們寄來的「文化新潮」，想不到你們的編輯和校對水準如此差勁，真令我感到非常失望。我給「文化新潮」寫的文章，題目原是「新文化人的到臨」，現在却變成了呆板的「新文化人」，更不可寬恕的是：文章首部份內談及新文化人的特點，竟然漏了一大段，還是最重要的一段，根本白費了我的心血，現再引錄一次，請予以補登，使整篇的宗旨得以貫徹。此段應在「……對任何稍覺疲倦的舊文化人來說，他們却是可怕的威脅。」之後：

「更重要的是：新文化人對於虛偽和迂腐的道德主義，都有極度的反感。他們不會一方面痛斥新晚報復刊馬經，另一方面却去排隊輪馬牌；不會日日高唱『世風日下，人心不古』，晚晚却心思發其綺夢，無胆召妓便訴諸自瀆；不會在公開場合大力鼓吹什麼道德理想，私底下却虛無、失落甚至自暴自棄；更不會用含沙射影的方法去批評別人「含沙射影」。他們不會要求別人做一些連自己也做不到的事情。新文化人根本不把文化視作什麼神聖的、高不可攀的超自然事物。在他們看來，文化就是生活的結晶而已，因此文化可以嚴肅處之，亦可予以嘲弄，幽默一番，因為生活就是如此斑雜不純。舊文化人心中

的文化是傳統的「高尚文化」(HIGH CULTURE)，新文化人肯面對的(注意：並非肯定)却是乘着商品潮流的巨浪來凌駕一切的「大眾文化」(POPULAR CULTURE)。舊文化人價值觀釘死在褪色的道德主義牌坊上，最為統治階層所歡迎——因為它的作用接近零；新文化人的價值觀却是動態的、辯證的、充滿活力及智慧的，有既得利益的人想起便頭痛。正如尼采一樣，他們要打倒舊的道德主義，不過是因為道德主義把大眾

弄得虛偽自卑、荏弱無能、死氣沉沉而已。新文化人並非虛無主義者，他們只是想掃除虛偽，重估社會的價值而已。香港社會已進入了新資本主義的時代，只有新文化人才能面對這個時代的任務。相信很少新文化人會存在主義者，但赫塞的一句說話，他們實在是衷心同意的：『嚴肅古板不過是對時代的錯誤理解而已。』(草原之狼)」

另一點我想澄清的是，我自己並非新文化人，亦不屬舊文化人，因為我根本便不是文化人。我是搞經濟的。這個可能是優點，起碼我能夠有「旁觀者清」的有利條件。

希望「文化新潮」的編輯和校對水準，在未來有所進步。

程私記

一九七八年十月六日。

吶喊

老土啊！你要在時代生存，首先要死去。

文化啊！你要在時代生存，首先要頭昂起。

文化人啊！你要在時代生存，首先要謀殺老土。

天角有一顆星，閃着你的眼睛嗎文化人？

手上有一枝筆，藏着你的思想嗎文化人？

快！舉起筆桿，衝刺衝刺衝刺，向一成不變，向十年如一日。

快！在時代的頂尖，扯起一塊旗幟。吶喊！新文化人。

『文化新潮，新潮文化』。吶喊！新時代

李華川

一九七八年十月為「文化新潮」創刊而寫

好谷氣 不能忍

各位文化新潮的朋友：

他媽的！我將它撕得粉碎。第一期令我十分震憤。

你們這班友仔，竟然搞份這樣離譜的雜誌。完全自我發洩、低格、小圈子、恐怖、混亂。人民行踪最後一段更睇到我眼突突。這樣揭人私隱，人身攻擊。全沒有一點文人的道德，對當事人的前途於不顧，對你們又有什麼益處呢？你們為什麼只揭往日的國粹派？這樣不公平！為什麼不揭社會派，民主派等等。如黃醒華返港大讀碩士，又撈導師、黎則奮又名Q仔亦當其E·O·曾澍基混跡道亨銀行，接受做BA-NKER的訓練，何俊仁當其律師，陳文鴻留學澳洲苦攻博士。

好谷氣，不能忍。不過也念往日有同窗之誼，勸你們一句：在中英關係大好的今日，你們這樣不識趣，搞破壞，真是自討沒趣。你們應該反省，猛回頭。人民，只有人民才是改進社會的力量，而不是一些以為一語驚人的一小撮知識份子！

李興華

十月十五日

敬愛的三社長，
醒總編，

貴刊創刊號錯漏百出，封面校對，
選色低能，排版弱痕，文章太長，
文過色非，差強人意，強差人意。
平而尚有數篇可觀性頗高之文章——當然，這亦是投稿者的功勞。

連帶上訂閱表格一份，但不附支票，第二個如何改進，才寄上現金(因沒有current account, 'Sorry?')

貴刊長期忠實擁護者
楊志剛

嗚呼！一場浩劫

文化新潮的編輯們：

文化是嚴肅的，玩耍不得的。

知識份子背負着繼往開來的重大責任，而最重要的質素就是真心和誠懇，沒有真和誠是不可能亦不應去做知識份子，說什麼文化。

唉！在香港目前不少所謂年青的文化人大談什麼新潮啊！其實他們本身的出發點不是干什麼偉大的文化工作，而是嘩眾取寵，放言高論，語不驚人死不休。祇引得我哈哈大笑！最令人嘔吐者，就是那些人，運用小學問，含沙射影，超乎「四人幫」的道行，又自認為「主流」。嗚呼！如他們果真當道，文化又要經歷一場浩劫了。

朋友(最後的一次稱呼)，立即反省吧！回頭是岸。

·石山·

十月十日